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 中外交通古地圖集

朱鑒秋 陳佳榮 錢江 譚廣濂 編著

中西書局

---

圖書在版編目 ( CIP ) 數據

中外交通古地圖集 / 朱鑒秋等編著. — 上海: 中西書局, 2017.6

ISBN 978-7-5475-1192-3

I. ①中… II. ①朱… III. ①交通圖—世界—古代—地圖集 IV. ①F511.99-6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 2016 ) 第 274365 號

---

---

---

## 中外交通古地圖集

朱鑒秋 陳佳榮 錢 江 譚廣濂 編著

---

責任編輯 伍珺涵

裝幀設計 梁業禮

出版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中西書局 ( www.zxpress.com.cn )

地址 上海市陝西北路457號 ( 200040 )

發行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

經銷 各地 新華書店

印刷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890 × 1240 毫米 1/16

印張 22

字數 622 000

版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475-1192-3/F · 020

定價 158.00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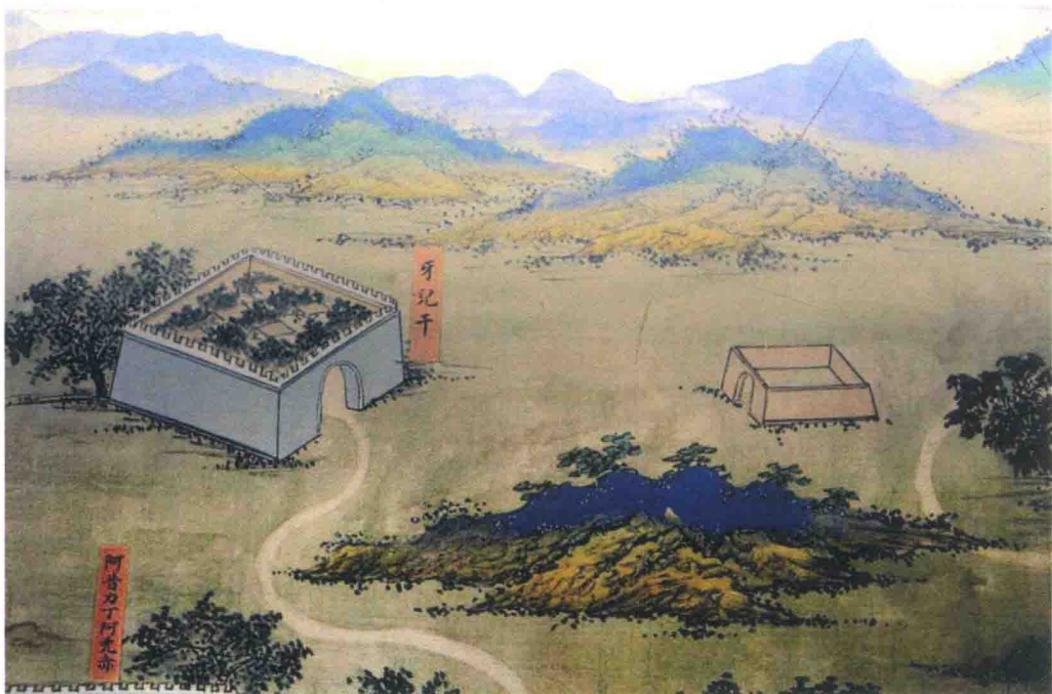
---



大明混一圖



蒙古山水地圖(局部)



蒙古山水地圖(局部)



福建海防圖 (局部)



福建海防圖 (局部)



東西洋航海圖



東西洋航海圖(局部)



東西洋航海圖(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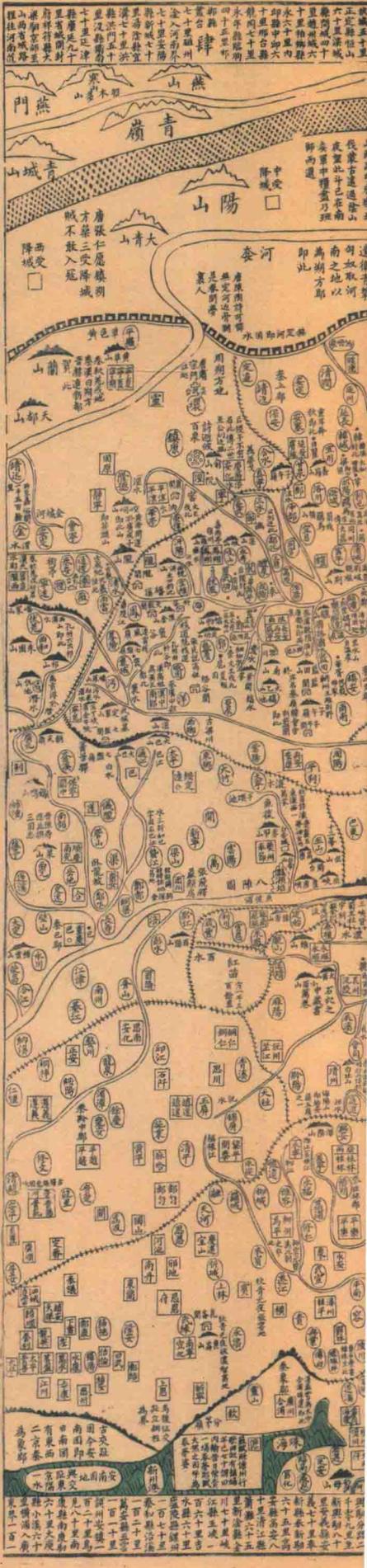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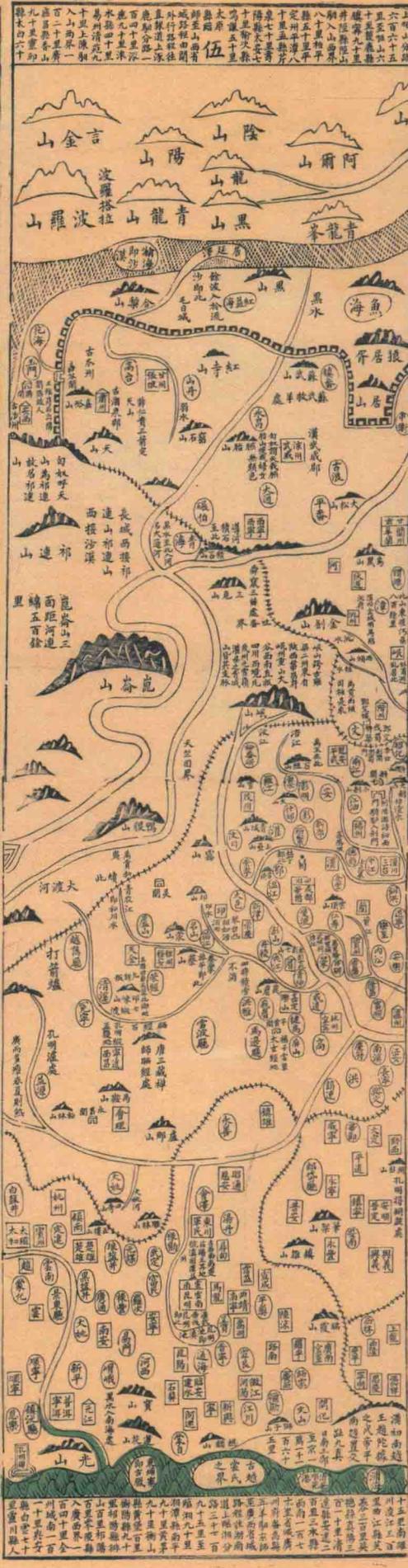




大明九邊萬國人跡路程全圖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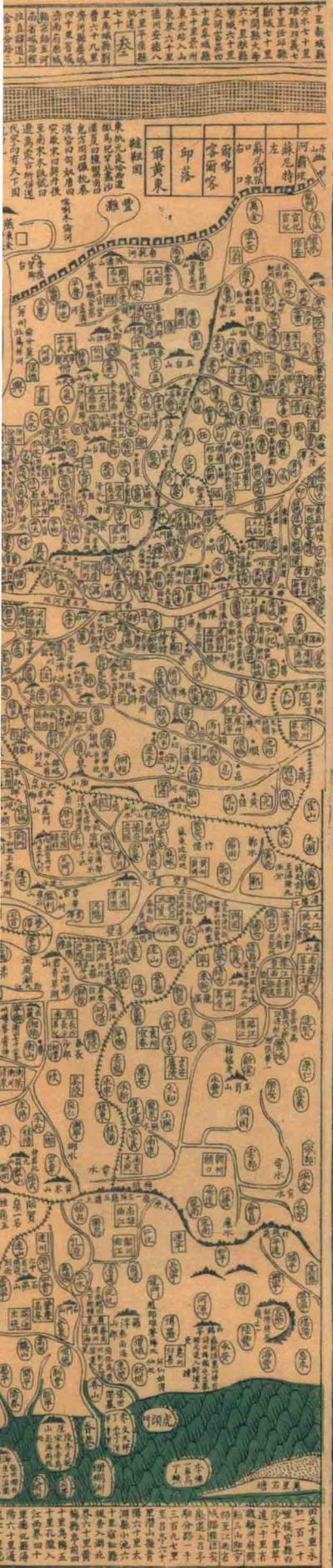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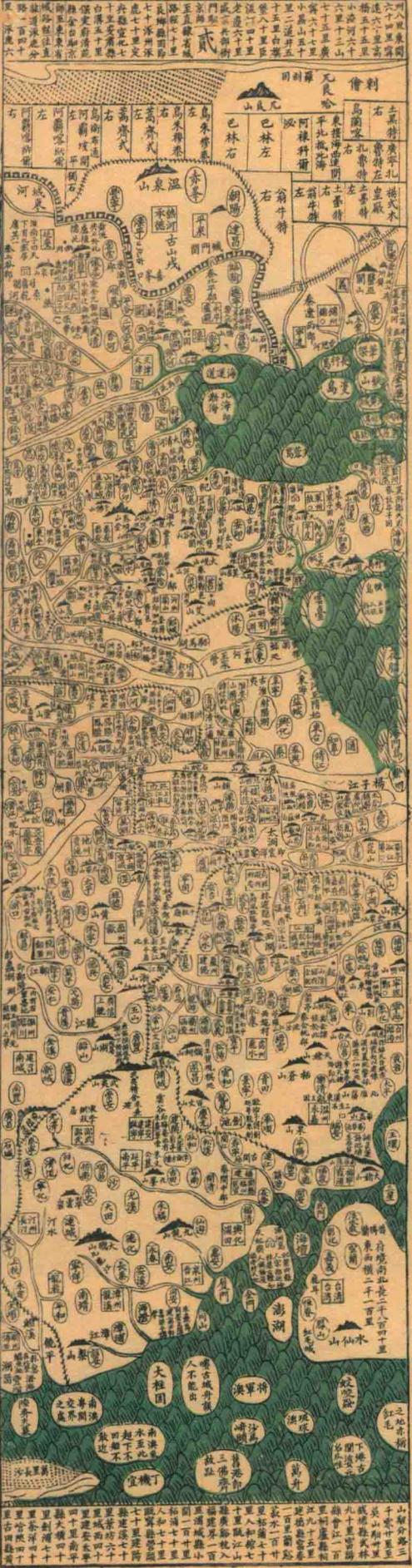
天下十九省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map, providing geographical and administrative details for the regions shown.



古今地輿全圖

昔者天下圖載今而不載古... 光緒乙未桃月重修京都和興德記存板





# 導 讀

## 一

中國是個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在浩如煙海的古籍中有不少遠古時期人們製作地圖的傳說，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關於《九鼎圖》和《山海經地理圖》的傳說。

據說夏代大禹在治水成功後，用九州進貢的金屬鑄造了九鼎，分別銘刻九州的山川、草木、禽獸的圖像，這就是《九鼎圖》。戰國時九鼎已失傳，而由《九鼎圖》派生出來的《山海經》圖則繼續流傳。晉代陶淵明的詩中提到的“山海圖”，就是《山海經》圖。而明代楊慎《山海經補注序》云“經存而圖亡”，那時《山海經》圖已亡佚了。現在見到的《九鼎圖》和《山海經》圖都是後人重繪的。重繪的《山海經》圖有兩大類：異獸、怪物之圖和地理圖。前者屬畫，後者屬傳說中的古地圖。

我國早期的古籍中有不少關於先秦時期繪製地圖的記載，但并未有地圖流傳下來。現存最早的中國古地圖是1973年12月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三幅帛地圖，它們分別是地形圖、駐軍圖、城邑圖，繪製的年代為公元前168年。以其中的地形圖而言，其符號的設計、所繪內容等方面都顯示了我國當時地圖繪製的高水平，在世界早期地圖中居於前列。

晉代的裴秀是一位偉大的地圖學家，他創立了“製圖六體”，即編製地圖時應遵循的六條原則。它們分別是分率、準望、道里、方邪、高下、迂直。“分率”即比例，“準望”即方位，“道里”就是道路里程，“高下”即指地勢高低，“方邪”是指山川走向，“迂直”是講地形的迂迴曲直。地圖上的距離與實際距離的換算，必須考慮“高下”、“方邪”和“迂直”。“製圖六體”奠定了中國古代製圖術的理論基礎。這一時期地圖的代表作品是裴秀的《禹貢地域圖》十八篇，但未流傳下來。

唐代地圖的代表作是賈耽的《海內華夷圖》，沒有流傳下來。現存南宋石刻《華夷圖》是《海內華夷圖》的縮繪，從中可以領略《海內華夷圖》的概貌。

宋代輿圖的代表作品有《華夷圖》、《禹跡圖》、《陞理圖》等。《華夷圖》上沒有方格，圖名位於最上方的中央，地圖內容豐富，包括居民點、河流、海岸綫、沙漠、長城等要素，而且位置準確；地圖的四周記載了周邊國家的名稱。《禹跡圖》上畫有很多網格，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採用“計里畫方”的地圖，每一方格折合一百里；該圖着重表示水系，各條河流的位置、形狀，湖泊的位置和海岸綫的輪廓都很詳細。蘇州文廟保存的石刻《陞理圖》詳細表示了全國路、府、州等行政建置，并用象形符號標識山嶺、森林、長城，海岸綫和大河的輪廓比較正確。

元代朱思本（1272—1333）是著名的地圖學家，他總結前人的經驗，廣泛收集資料，進行地

理考察，訂正山川名稱，費時十載，採用“計里畫方”的方法，編成長寬各七尺的《輿地圖》。惜《輿地圖》原圖未能流傳下來，但明代羅洪先（1504—1564）的《廣輿圖》就是根據《輿地圖》重新分幅、增訂繪製的。現存元代的重要輿圖有清濬（1328—1392）的《廣輪疆里圖》。該圖是現存最詳盡、準確的元代疆里總圖，也是明初《大明混一圖》、《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的重要底圖。

明代《大明混一圖》是中國現存最早、幅面最大的世界地圖。該圖為絹質彩繪，縱347厘米，橫453厘米，方位上北下南，圖上方有漢字書寫的“大明混一圖”五個大字。其製圖區域以大明王朝版圖為中心，東起日本，西達歐洲，南括爪哇，北至蒙古。

明代羅洪先的《廣輿圖》是我國第一部刻本地圖集。圖集不僅包括全國總圖（《輿地總圖》）及各省的分圖，還增加了《九邊圖》、《黃河圖》、《海運圖》、《漕運圖》、《朝鮮圖》、《安南圖》、《朔漠圖》、《西域圖》、《東南海夷圖》、《西南海夷圖》等。《廣輿圖》被多次翻刻、增訂，流傳很廣，影響深遠。

明代陳祖綬繪製的《皇明職方地圖》，山川河流與郡縣並重，還標識了軍事要素，符號設計美觀大方，也是明代優秀的地圖作品。

清代康熙年間經過大量的準備工作，清政府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開始測繪各省地圖，首先測繪長城地圖，第二年（1709）開始測量東北地區地理，繪製成《皇輿全覽圖》。當時清朝與統治西北地方的準噶爾部正處於對峙狀態，尚未完成對西北的統一，因而清朝的測繪人員不可能進入西北地區進行地理考察和測繪；對於西藏地區，雖然清朝已經統轄其地，但尚未測繪，故康熙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1717—1718）最初編製的銅版和木版《皇輿全覽圖》缺少哈密以西、天山南北及西藏的部分。很快，清朝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就把西藏地區的地圖補入全國地圖之中，這一年的銅版《皇輿全覽圖》中，西藏、蒙古、東北地區都用滿文標注。康熙六十年（1721），《皇輿全覽圖》又被刻成木版，注記改用漢字標注。

雍正繼位後開始廣泛搜集中外地圖和中亞、東亞的地圖資料，並繪製以中國為中心，包括北冰洋沿岸、西伯利亞、中亞及南亞廣大周邊地域的巨幅地圖，全圖共分十排，自北向南排列，每八條緯綫為一排，俗稱“雍正十排圖”，正名稱《皇輿全圖》。雍正朝十排《皇輿全圖》除了反映我國當時東北、蒙古、新疆、西藏以及內地十五省的地形和政治、軍事情況，還包括西伯利亞和帕米爾以西、地中海以東的中亞山川、河流、居民等地理內容，實為中外大地圖。

乾隆中期，清政府平定了準噶爾部，統一了天山南北，於是在新疆、西藏進行新的實測工作，在康熙《皇輿全覽圖》和雍正《皇輿全圖》的基礎上，編製成新的《乾隆內府輿圖》。該圖採用了經緯綫直綫斜交的梯形投影法繪製。圖中以緯度每隔5度為一排，共有十三排，所以又稱“乾隆十三排圖”。其地圖範圍不僅對新疆、西藏進行了補充，涵蓋面積也比《皇輿全覽圖》大一倍以上，北至北冰洋，南抵印度洋，西至地中海、紅海，故該圖不僅是清代關於我國疆域最明確和最完整的國家地圖，同時還是一幅當時最完備的亞洲大陸全圖。

《乾隆內府輿圖》成為後來編繪地圖的重要依據之一，如李兆洛（1769—1841）的《皇朝一統

輿地全圖》，鄒伯奇（1819—1869）的《皇輿全圖》，胡林翼（1812—1861）、鄒世詒的《皇朝中外壹統輿圖》等，都是以它為藍本繪製的。

## 二

中國自古以來與外國都有密切交往，不僅與鄰國往來頻繁，與中亞、西亞、東南亞、南亞各國的交流也很早。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已至波斯，東漢時華人的足跡已到地中海，《漢書·地理志》記載的海道已達現今的印度、斯里蘭卡。

但就地圖而言，現存專門的域外圖以及表示中國與外國交往的地圖，其成圖時間較早的是南宋釋志磐於公元1265年之前所繪的《漢西域諸國圖》和《西土五印之圖》，其餘則大多是明代以降繪製的。

《漢西域諸國圖》主要反映漢代西域諸國分布以及交通西域的大致路線。其主要路線自敦煌分南、北二路通往中亞、西亞，直至西海（今地中海）。圖上標注地名七十多處，對研究漢代以降西域地理沿革及“絲綢之路”的開通，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西土五印之圖》主要反映唐代交通西域、進入西國“五印”（北、中、東、南、西印度）的概貌，圖上標注了途中中亞和印度本土的一百七十多個地名。

中國與朝鮮山水相連，中朝之間的交往從中國商周之際箕子入朝鮮算起，至今已有三千年歷史。早在北宋時已有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但文存而圖佚。明初的《大明混一圖》（1389）已繪朝鮮半島，但不夠翔實，後來朝鮮人權近等編繪《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1402），將其本國情況加以補充。就中國古地圖而言，以專圖形式來表現朝鮮半島詳情的，有羅洪先《廣輿圖》地圖集內的《朝鮮圖》。

中國與日本一衣帶水，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吳越一帶的中國先民就可能從海上來到日本列島，徐福東渡的傳說即是先秦至秦漢之際中國人渡海移民到日本的一個縮影。而漢光武帝賜金印於倭王，則是兩國政權有確切往來的開始。載於明薛俊《日本考略》（1523）的《日本國地理圖》，是現存中國早期繪製的日本專圖。

《使倭針經圖》是與針經文字配置在一起的，全稱為《使倭針經圖說》，選自《鄭開陽雜著·日本圖纂》（《籌海圖編》卷二亦載此圖）。《使倭針經圖說》包括“太倉使往日本針路”和“福建使往日本針路”，分上、下兩欄，下欄是由江浙、福建往琉球、日本的針經文字，上欄則繪製重要山峰、島嶼、礁石的圖形。其中較早用圖形標明了釣魚嶼等島礁，對研究中國古代航海史及中外交通史，意義頗為重要。

《滄海津鏡》選自《日本一鑿·桴海圖經》。該書作者鄭舜功曾兩次赴日本：第一次在嘉靖八年（1529），隨日僧至京都助辦藥物；第二次為嘉靖三十五年（1556），往日本招撫。回國後他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輯成《日本一鑿》，該書約成於嘉靖四十五年（1566）或隆慶元年（1567）。《桴海圖經》用文字和海圖詳細記述了從珠江口到廣東、福建、臺灣沿海，經釣魚嶼、琉球群島直至日

本大阪灣的航路。其所附海圖十一幅（即《滄海津鏡》），大致反映了作者從廣東出使日本的親歷行程，日本近海部分繪製得也比較詳細。

明王朝自洪武年間起就與琉球國密切交往，往來使節不斷。封使留下記錄的，首推嘉靖十四年（1535）陳侃的《使琉球錄》，次為約嘉靖四十二年（1563）郭汝霖、李際春的《（重編）使琉球錄》。但上述“使錄”中并無地圖，鄭若曾《琉球圖說》中的《琉球國圖》是最早詳細描繪琉球的地圖。該圖以北為上，以琉球國都那霸為中心，標注其宮殿、寺觀、使館、港口，旁及周圍的海島及往來部分行程。該圖也是較早標示“釣魚嶼”的地圖。

明代蕭崇業、謝傑的《使琉球錄》（1579）和夏子陽、王士禎《使琉球錄》（1607）都附有《琉球過海圖》，標注了從福建梅花所至琉球的地名及針路。兩圖都是多幅圖拼接的長幅。

（徐葆光）《針路圖》選自徐葆光《中山傳信錄》（1720），由兩頁拼合，以南為上，北為下，西在右，東在左，由右至左展現從閩安鎮梅花所、定海所五虎門，至琉球（中山、山南、山北）針路航程，南、北兩面標記途經的島嶼（包括釣魚臺等），同時注明往返的針路指引記錄。選自清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1756—1757）赴琉球册封副使周煌的《琉球國志略》（1759）的《針路圖》，基本上承襲徐葆光《中山傳信錄》的《針路圖》，僅針路及更數略有改變。

安南，亦稱交趾（或交趾），位於今越南北部。自秦至唐，中國曾於其地設治，但地圖至明代才有繪製，羅洪先《廣輿圖》中的《安南圖》是現存較早的相關地圖。該圖表現了16世紀前期安南地區的疆域全境，還繪出了中國進入交趾所經的相關地點。鄧鐘《安南圖志》中的《往交趾圖》，并非安南全圖，而是進入交趾的途程之圖解，主要反映其中廣東海道的一段，即自廉州烏雷山發舟，經永安州、萬寧州至塗山海口，再循江以入都城，或不沿海岸而徑至海東府雲屯州的途程。

《西域土地人物圖》和《蒙古山水地圖》是兩種以特殊形式表示中國古代與中亞、西亞交往的地圖。

嘉靖二十一年（1542）馬理等纂《陝西通志》，卷十的“河套 西域”載有《西域土地人物圖》（地圖）和《西域土地人物略》（文字）。《西域土地人物略》係從嘉峪關至魯迷城（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 [Istanbul]）的行程錄，而《西域土地人物圖》則用地圖兼圖畫形式，生動形象地展現了同一地理和路程。據《西域土地人物略》，由嘉峪關到天方（今麥加）以至魯迷，涉及歐、亞、非三大洲的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蒙古山水地圖》所繪範圍，東起中國西北的嘉峪關，經新疆及中亞、西亞諸國，直抵伊斯蘭教聖地天方。該圖是一部中國古代穆斯林朝覲行程的彩色圖錄，也成為明代皇帝披覽中國經營西域外交、軍事的御用地圖。

蒙古人在13、14世紀雖西征、南下，足跡遍於亞、歐，然元代留下的地圖并不多。明代《廣輿圖》中的《朔漠圖》是現存反映蒙古崛起地區較詳盡的一幅專門地圖。《朔漠圖》東至黑水靺鞨、五國城、渤海國及鴨水江和平壤，西至玉門關、陽關和敦煌的鳴沙。

《廣輿圖》的《西域圖》北起翰海，南達安南至印度，東自河州、瓜州，西抵波斯、大食。其範